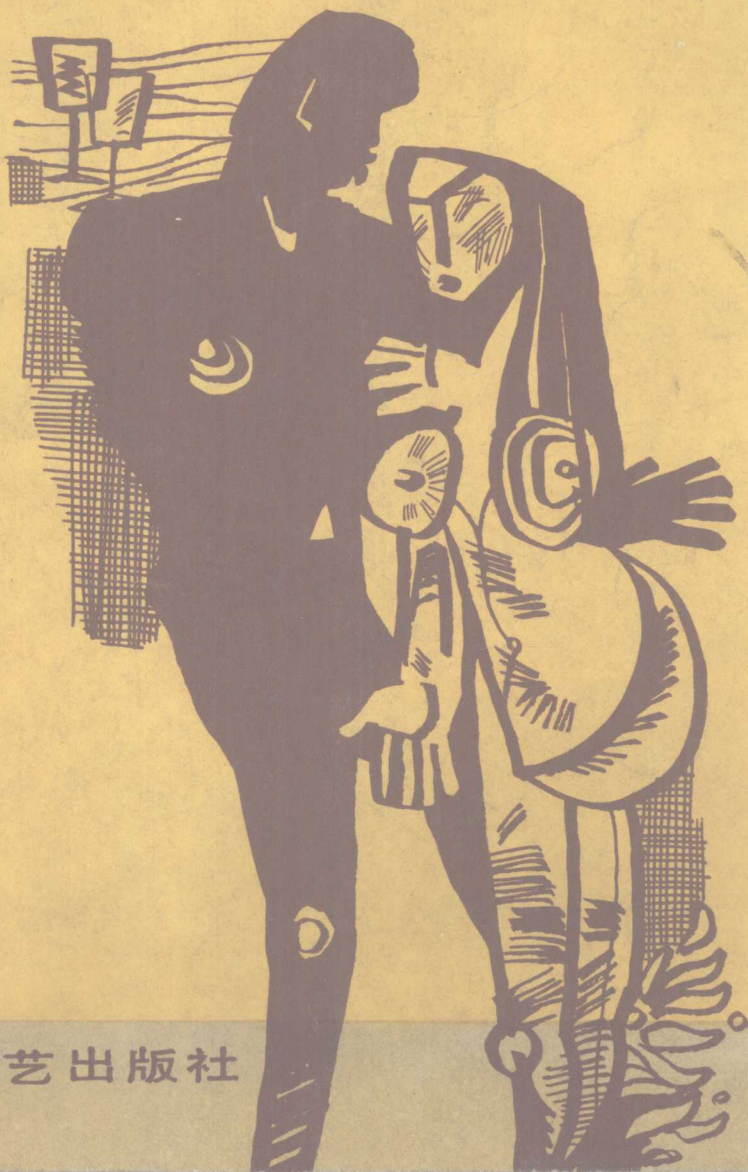


18

[秘鲁] 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 著

酒吧长谈 谁是杀人犯？



长篇
小说

外国文学专号

71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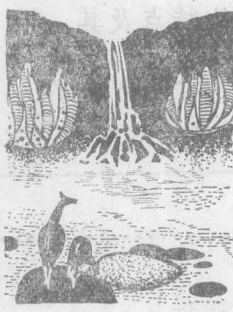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

总第十八期

外国文学专号

（202） 孟家林.....

（262） 孟家林.....
（275） 孟家林.....
（282） 孟家林.....



（382） 孟家林.....
（422） 孟家林.....
（432） 孟家林.....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外国文学专号 (总第十八期)

目 录

酒吧长谈 [秘鲁]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
.....孙家孟译 (3)

谁是杀人犯? [秘鲁]马奥里·巴尔加斯·略萨
.....孙家孟译 (208)

结构革命的先锋

——论秘鲁作家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及其

作品《酒吧长谈》.....孙家孟 (265)

剖析《流浪汉》的艺术特征.....施咸荣 (275)

《流浪汉》故事梗概.....袁凤珠 (280)

人、大自然与美的融合

——苏联农村小说30年来发展的特点及其

两位杰出的作家.....万 宁 (284)

介绍我社近期出版的外国长篇小说..... (283)

我社召开拉美文学翻译出版信息交流会.....封二

我社召开翻译介绍欧美当代文学作品座谈会

我社与西班牙驻华大使馆座谈翻译出版西班牙文学作品事宜

.....封三

酒吧长谈



[秘鲁]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 著

孙家孟 译

谨将此书以最诚挚的感情献给住在佩蒂·杜阿路上的博尔赫斯^①、研究者路易斯·洛埃萨^②和“海豚”阿维拉尔·奥肯多^③。

你们永远的兄弟小萨特^④

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，那么，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，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。

巴尔扎克《夫妇纠纷》

第一部

—

圣地亚哥站在《纪事》报社的门口，漠然地向塔克纳路望去：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，参差错落的退了色的建筑物，仿佛在浓雾中飘荡的霓虹灯广告架。这是一个灰蒙蒙的中午。秘鲁是什么时候倒霉的？车辆在威尔逊路口的红灯下停了下来，几个报童在汽车中间转来转去叫卖晚报。圣地亚哥迈开脚步，朝哥尔梅纳路走去。他双手插在衣袋里低头走着，身前身后都是行人，这些人都是到圣马丁广场的。小萨^⑤，你就像秘鲁一样，也是在某个时候倒霉的。圣地亚哥想道：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倒霉的呢？到了克利伊昂饭店对面，一只狗跑过来舔他的脚。去，滚开，你要是条疯狗可怎么办？他想到：秘鲁算是倒霉了，卡利托斯也倒霉了，一切全完蛋了，毫无办法。圣地亚哥抬头一看，只见开往观花埠^⑥的私人汽车^⑦站台上排着一溜长队。于是他穿过广场，这时他一眼看到诺尔文正坐在塞拉酒吧里：喂，兄弟。啊，小萨，你坐。诺尔文手里摆弄着一杯混味

酒，让一个擦皮鞋的人给自己擦皮鞋。他邀请圣地亚哥喝一杯。看样子他还没喝醉，圣地亚哥坐了下来，叫擦鞋人也给自己擦擦。好了，先生，马上就好，管保把您的鞋擦得跟镜子一样亮。

“好久没见了，社论撰写者先生。”诺尔文说道，“你在社论组工作要比在地方版愉快吧。”

“社论组的工作少些。我每天很早就去上班，拿到题目，我就一捂鼻子，两三个小时写下来，一拉链子，好了^⑧。”圣地亚哥耸耸肩。他想：也许就是在那天我倒的霉。那天社长把他叫去，要了一瓶水晶牌冰镇啤酒，向他问道：小萨，你愿不愿意顶替奥尔甘比德写社论？你上过大学，社论总是能写的，对吧，小萨？

“要是我，把全世界的黄金给我，我也不去写社论。”诺尔文说道，“你消息不灵通，可干报业

①阿根廷著名作家（1899—1986）。

②秘鲁作家1934年生，作品有《蛇皮》等，为作者巴尔加斯·略萨的大学同学。

③秘鲁诗人，作者的好友。

④作者上学时，朋友们给他起的外号。萨特（1905—1980），法国存在主义作家。

⑤萨瓦拉是圣地亚哥的姓，朋友们都称他为小萨。后文中圣地亚哥回忆往事或独自时也往往自称小萨。

⑥秘鲁首都利马的一个高级住宅商业区。此名是当地华侨所译。

⑦沿公共汽车线行驶，以补充公共汽车之不足，一般是小轿车，个体经营。

⑧此处圣地亚哥把写社论比作解大便。

闻组。你信不信？顺便问一下，卡利托斯大概见阎王去了吧？”

“还在医院里，很快就会让他出院的。”圣地亚哥说，“这回他发誓要戒酒了。”

“听说有一天夜里，他上床的时候看见满床都是蟑螂和蜘蛛^①，是真的吗？”诺尔文说道。

“他一掀被子，成群的蜘蛛和耗子一齐向他扑过来。”圣地亚哥说，“他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，还大喊大叫的。”

诺尔文笑了起来，圣地亚哥闭上了眼睛：由于地震，乔里约斯区的房子都变成了一个带有铁栅的木桶和满是裂痕的洞穴，里面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什物，还住着干瘪的老太婆。她们满身灰垢，像是发了霉，静脉曲张的双腿趺拉着拖鞋。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，他的惊呼声震撼了黏渍渍的清晨，惹恼了追赶着他的蚂蚁和蝎子。圣地亚哥想道：卡利托斯是在借酒消愁，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。你做得对，卡利托斯，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秘鲁。

“早晚有一天我也会看见这些小虫子。”诺尔文好奇地观看着手里的混味酒，苦笑着说道，“小萨，记者没有不喝酒的，喝酒给人带来灵感，你信不信？”

擦鞋人给诺尔文擦完鞋，又吹着口哨在圣地亚哥的鞋上抹鞋油。《最后一点钟》报那边怎么样了？那群强盗都说了些什么？他们对你的寡情乏义很不满意，小萨，他们希望你像过去那样经常去看望他们。你现在时间多得很，小萨，你还在别处兼职吗？

“我也就是读读书，每天都睡午觉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也许我再去注册攻读法律。”

“你当报人还没做到消息灵通，又想搞什么别的文凭了。”诺尔文怜悯地看了他一眼，“你就在社论组干下去吧。等你毕业当了律师，干脆离开报界。我看你正在变成资产阶级。”

“我都30岁了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想变个资产阶级也太晚了。”

“你都30岁了？”诺尔文沉思了起来，“我也才30，可看上去像是你的爸爸。在侦破新闻组工作简直把人都给毁了，你信不信？”

塞拉酒吧的桌子旁一张张都是男人的面孔，一双双颓唐无神的眼光，一只只伸向烟灰缸和啤酒杯的大手。圣地亚哥想道：卡利托斯说得对，这儿的人真难看……我今天是怎么了？擦鞋人挥手赶跑了两条在桌子间气喘吁吁乱窜的狗。

“《纪事》报发动的预防狂犬病的运动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”诺尔文说道，“太讨厌了，今天早晨又用了一整版谈这事。”

“所有反狂犬病的社论都是我写的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对我来说，写关于古巴和越南的社论比写这种社论更烦人。啊，现在不用排队了，我得去乘车了。”

“跟我去吃午饭吧，我请客。”诺尔文说道，“小萨，撇下老婆，让我们回忆回忆以前的好日子吧。”

热腾腾的豚鼠^②、凉丝丝的啤酒、桥下区那家卡哈玛尔卡角饭馆、在青绿色岩石间潺潺穿流的利马克河那混浊的河水、海地饭店那泥汤般的咖啡、米尔顿饭店的赌台、混味酒、诺尔文家中的淋浴、同贝塞利达一起到价格优惠的妓院里搞的那夜间狂欢、酸楚楚的梦境、昏沉沉的头脑、清晨起来的账帐吃早饭。是呀，我很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倒的霉。

“安娜给我做了虾汤，不回家就吃不上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改日再说吧，兄弟。”

“你真是怕老婆，”诺尔文说道，“唉，你算是完蛋了，小萨。”

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兄弟。诺尔文抢着付了啤酒钱和擦皮鞋的钱，二人握手告别。圣地亚哥又来到了车站。他乘的那辆私人汽车是雪佛兰牌的，里面开着收音机：请喝印加可乐，清凉爽口。接着是一支圆舞曲：小河啊，峡谷啊，我的秘鲁啊。这是赫苏斯·瓦斯盖斯^③那经验丰富的嗓子。汽车开到中心地带交通堵塞了，但是共和国大街和阿列基帕路^④却很冷清，汽车可以开得很快。又是一支圆舞曲：利马女郎水性杨花。土生白人作的曲子怎么都是那么……那么操蛋？圣地亚哥想道：我今天是怎么了？他头垂至胸，双眼微闭，仿佛在偷看自己的肚皮：见鬼，小萨，你一坐下衣服底下的肚皮就显出来了，难道你这是第一次喝啤酒吗？15、20年前就喝了。有四个星期没去看妈妈和蒂蒂了，小萨，谁能想得到波佩耶都要毕业当建筑师了，可你最后还是写关于利马的反狗运动的社论了。圣地亚哥思忖道：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变成个大肚皮。我得去洗洗土耳其浴，得去平台俱乐部打打网球，不出六个月肥膘就可以减少，肚皮就会像15岁时那么平凹。要干就快，别那么懒洋洋的，还是动动吧。他想，还是得运动运动，这才是个办法。观花埠的公园到了，啊，断壁路到了，沿堤大街到了。我在贝

① 此处及下文若干地方都指出卡利托斯神经不正常。

② 这是利马人喜欢吃的—种佳肴。

③ 秘鲁60年代著名女歌唱家。

④ 利马主要街道之一，阿列基帕为秘鲁第二大城市，后文有所提及。

纳维德斯①路拐角处下，师傅。圣地亚哥下了车，双手插在衣袋里，低着头朝波尔达大街走去。我今天是怎么了？天空仍然是阴沉沉的，空气变得更加沉闷了，下起了濛濛细雨②。在这个国家里，连下雨都是下这种倒霉的雨，他想，要是下一场瓢泼大雨该有多好啊！柯利纳影院在放什么电影？蒙特卡洛影院呢？玛尔萨诺戏院在上演什么戏？唉，还是先吃午饭吧，然后看上一章《对歌》③，迷迷糊糊地就会催我睡上一个黏乎乎的午觉。最好是上演《莉菲菲》④那样的侦探片，或是《格兰德河》那样的西部片。不过安娜要听她的广播连续剧，她早就在报纸上划好了。我今天是怎么了？他想，要是检查机关禁演那些无聊的墨西哥影片，我和安娜就不必总是意见相左了。看完午场电影又干什么去呢？我们可以沿着堤岸散步，在内柯切亚公园里的水泥制蘑菇形凉亭中吸支烟，在黑暗中倾听大海的吼叫，然后再手牵着手地回到窄小胡同的家里。亲爱的，我们报社争吵得很厉害。唉，赫胥黎啊！圣地亚哥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。两间房子又要充满了烟雾和油腻味。亲爱的，你饿了吧？清晨的闹钟、淋浴时的冷水、私人汽车、哥尔梅纳路上在众多的行人中间匆匆而行。社长的声音：小萨，你喜欢写银行罢工、渔业危机，还是喜欢写以色列问题？或许值得努力一番，搞个文凭，他想，但这不是走回头路吗？他看到了窄小胡同里那座外表粗糙、黄墙红顶、窗上装有黑色栏杆的矮房子。家门开着，但是逗人的巴杜盖⑤没有又叫又跳地出来迎接他。亲爱的，你到华人那儿去买东西怎么连门也不关？然而她并未出去，在家里。安娜，你怎么啦？安娜走了出来，头发散乱，两眼哭得红肿：亲爱的，巴杜盖让人捉走了。

“硬是从我手里抢走的。”安娜哭泣着说道，“是几个令人恶心的黑人干的，他们把巴杜盖装在卡车上就拉走了。这简直是抢劫，抢劫！”

圣地亚哥在她额角上吻了一下：安静点，亲爱的。他抚摸着她的脸蛋：是怎么回事？他搂着她的肩回到屋子里：小傻瓜，别哭了。

“我往《纪事》报给你打电话，你不在。”安娜又要哭，“简直是一群土匪，都是黑人，各个都是一副逃犯的面孔。我本来是拉着链子的，他们一下子就巴杜盖抢过去，装上卡车了。这简直是抢劫。”

“先吃午饭，然后我去狗场把巴杜盖找回来。”圣地亚哥又吻了她一下，“不会把它怎么样的，别发傻了。”

“巴杜盖又是登腿，又是摇尾，”安娜用围裙擦了擦眼睛，叹了一口气，“可怜的小家伙好像很懂人事，亲爱的，太可怜了。”

“是硬从你手里抢走的？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太不讲道理了，我去跟我们吵。”

他抓起甩在椅子上的上衣朝门口走去，但是安娜拦住了他：还是先吃饭吧，快吃，亲爱的。安娜的声音很甜，面颊上有两个酒窝，目光伤感，面色苍白。

“虾汤大概冷了。”她笑了笑，嘴唇在发抖，“你瞧，这事搞得我把什么都忘了，亲爱的，唉，可怜的巴杜盖。”

两人坐在靠窗的桌子旁一声不吭地吃饭。窗子朝着胡同的院子。院子的地面是褐红色的，跟平台俱乐部的网球场一个颜色。有一条铺着卵石的曲径，沿径种满了天竺葵。虾汤冷了，一层油沾在盘沿上，新鲜虾都变成罐头虾了。我本来是到圣马丁大街华人铺子去买醋的，亲爱的，突然一辆卡车在我身旁停了下来，跳下两个黑人，一副土匪、逃犯的样子，再难看也没有了。一个人推了我一把，另一个人就把链子夺走了。等我醒过劲来，他们早把巴杜盖装上卡车带走了。太可怜了，可怜的巴杜盖。圣地亚哥站了起来：这简直是横行霸道，我去跟他们讲理。安娜又抽泣起来：你瞧，你瞧，我还担心他们会把狗杀掉，亲爱的。

“他们不会把巴杜盖怎么样的，心肝。”他在安娜脸上吻了一下，一阵肉香，一股咸味，“你等着吧，我这就把它找回来。”

圣地亚哥一路小跑，到了波尔达大街拐角圣马丁大街上的药店里，借了电话就往《纪事》报打。接电话的是法律组的索洛萨诺：见鬼，我怎么知道狗场在什么地方，小萨。

“您的狗给捉走了？”药店主人把头凑上来说道，“狗场在陆军桥一带，您可得赶快去。我姐夫那条墨西哥种的狗就让他们给杀了。那真是条可爱的狗。”

圣地亚哥又是一路小跑，跑到拉尔柯路，登上一辆私人汽车。从哥伦布大街到陆军桥不知要多少钱，他数了数皮夹里的钱，还有180索尔⑥。到了星期天大概会一文不剩了。安娜从医院辞了职，太可惜了。今晚最好别去看电影了。可怜的巴杜盖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写反狂犬病的社论了。圣地亚哥在

①贝纳维德斯曾两届（1914—1915和1933—1935）任秘鲁总统，后文有所提及。

②利马冬天终日阴天；有时还下牛毛细雨。

③作者为《天演论》的作者赫胥黎之孙，阿尔多斯·赫胥黎。

④美国系列侦探影片。

⑤狗名，也是儿童连环画中的狗名。

⑥秘鲁货币名。

在哥伦布大街下了车，在鲍洛涅希^①广场上叫住一辆出租汽车。司机：先生，我不知道狗场在哪儿。五月二日^②广场上一个卖冰棒的给他们指了路：一直往前，小河附近有块牌子，上写“市府狂犬收留所”的就是。那是一片大空场，土坯砌的围墙七扭八歪，墙的颜色是粪便色的，圣地亚哥想道：这就是利马的颜色，也是秘鲁的颜色。空场两侧各有一排茅屋，但是到了远处，茅屋就交叉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密集。席子、茅草、瓦片和铅皮盖的房顶简直构成了一座迷宫，色调灰暗，年久失修，还吱吱作响。空场入口处有一间脏乎乎的小屋，门前有块牌子，上写“管理处”。一个只穿衬衣、戴眼镜的秃顶男人伏在堆满纸片的写字台上打瞌睡。圣地亚哥敲了敲桌子：有人把我的狗抢来了，硬是从我太太手里抢走的，他妈的，事情不能就这样算完！那个人吓了一跳，翘起头来：

“您怎么一进办公室就喊他妈的？”秃顶男人一面傻乎乎地揉眼睛，一面做了个鬼脸，“请您放尊重些。”

“要是我的狗出了什么事，咱们没完。”圣地亚哥掏出记者证，又在桌子上拍了一下，“侵犯我太太的那些家伙要后悔的，我说话算数！”

“请您安静些。”秃顶人看了看记者证，打了个哈欠，满脸的气恼消失了，但却变成了一种恬静的倦怠神情，“您的狗是两小时前给抓来的吗？那肯定还在卡车刚拉来的那群狗里。”

别这样，记者朋友，这事谁也不能怪，秃顶人那无精打采的声音跟他的眼睛一样睡意朦胧，跟他嘴角上的皱纹一样充满了痛苦：这也是个倒霉的人。捉狗人的工资是计件的，当然有时就不免干过了头，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，为了填饱肚子而奋斗嘛。这时空场上发出了几声闷响，仿佛是透过软木般的墙壁钻进来的，这是狗在吠叫。秃顶人淡淡一笑，懒洋洋地站起来，嘟嘟囔囔地走出了办公室。两人来到一块空地上，走进一间散发着尿味的棚屋。棚屋中排列着许多铁笼，笼里挤满了狗，一个挨着一个，在笼里不停地蹦跳，一面吠叫着，一面嗅闻着铁丝网。圣地亚哥弯身在每个笼子前查看：不是这只。他在那一片混杂的狗中仔细地查看狗嘴、脊背和尾巴，尾巴有的是直挺挺的，有的是不停摆动的：这里也没有。秃顶人无精打采地拖着脚步走在他的身旁。

“您看到了吧，已经没有地方可放了。”秃顶人突然抗议起来，“可您的报纸还在攻击我们，真不公平。市政府想缓和一下贫困，我们就得创造奇迹。”

“他妈的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这儿也没有。”

“耐心点，”秃顶人叹了一口气，“还有四个棚屋没看呢。”

两人又回到空地，地上翻得乱七八糟，净是杂草、粪便、发臭的水洼。在第二间棚屋里有一个铁笼摇晃得比别的铁笼都厉害，铁丝网直震动。一个白花花、毛茸茸的东西在弹跳，冒出来，又陷到狗群中。这还不错，这还不错，他看到了一半狗嘴，一段狗尾，红红的眼睛像是刚刚哭过：亲爱的巴杜盖！它还系着那条链子呢！太不讲道理了，妈的×！秃顶人：请您镇静些，镇静些，我这就叫人把它抓出来。他步履迟缓地走了，片刻之后带了一个穿工装的矮小的黑人回来：潘克拉斯，过来，把那条白毛狗抓出来。黑人打开铁笼，把别的狗扒拉开，抓住白毛狗的脖子，把它递给了圣地亚哥。可怜的巴杜盖还在发抖呢。圣地亚哥放开手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掸了掸衣服。

“这些放走的狗总是又拉又尿。”黑人笑了，“这也是表示高兴的一种方式：我们出狱了。”

圣地亚哥在巴杜盖身旁跪了下来，搔搔它的头，让它舔自己的手。巴杜盖还在发抖，还在滴尿，像是喝醉了一样东摇西摆，到了空地上才开始蹦跳，嗅着土地，撒欢儿地跑起来。

“请您跟我来一下，瞧瞧我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。”秃顶人抓起圣地亚哥的胳膊，对他生硬地笑了笑，“最好在您的报上写篇文章，要求政府给我们增加工资。”

棚屋散发着臭味，周围全是瓦砾，阴沉沉的灰色天空，一阵阵的潮气。离他们五米开外，一个黑色的人影正站在一条麻袋旁使劲地拖一条腊肠狗，那狗一面狂吠一面抵抗，其野性的吠声同其矮小的身子很不相称，它歇斯底里地扭滚着。潘克拉斯，去帮帮他。矮个子黑人跑过去解开麻袋，那个人立即把腊肠狗塞进了麻袋，然后用一根细绳把麻袋扎好，放倒在地上。巴杜盖叫了起来，扯着链条，直呻吟。你怎么啦？巴杜盖惊恐地望着，嘶哑地叫着。原来两个黑人手里拿着棍棒在一二、一二地边喊边在麻袋上敲击，麻袋跳了起来，弹了起来，里面在狂吠。“一二——二”两人在吼叫，在敲击。圣地亚哥惶恐不堪地闭上了眼睛。

“我们秘鲁还处在石器时代，朋友。”秃顶人的脸上露出一丝酸不酸、甜不甜的微笑，“您瞧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，您说这合理吗？”

麻袋不动了，两人又乱击了几下，把大棒抛在地上，擦擦脸，搓搓手。

^① 秘鲁民族英雄，在与智利的战争（1879—1883）中牺牲。

^② 1866年5月2日西班牙寻找借口，炮轰卡亚俄港，被秘鲁击退。

“从前杀狗是按照上帝指示的办法，可现在钱不够啊。”秃顶人抱怨道，“写篇文章吧，记者朋友。”

“您知道这儿的工资是多少吗？”潘克拉斯做着手势说道，接着又转向另外一个黑人，“你给他讲讲吧，这位先生是记者，好让他上报上呼吁呼吁。”

那个黑人个子比潘克拉斯要高，也比他年轻。他向三人跟前凑了凑，这时圣地亚哥才看清了他的面孔，啊！手中的链子一下子落了下来，巴杜盖欢叫着跑了开去。圣地亚哥张了张嘴又闭上了：啊！！

“每捉一条狗只给一个索尔，老爷。”那黑人说道，“而且还得把打死的狗拉到垃圾站去烧掉。老爷，才给一个索尔。”

这人不是他，黑人都长得差不多，不可能就是他，圣地亚哥思忖着，可为什么不可能是他呢？那黑人一弯腰提起了麻袋。啊，是他！是他！黑人把麻袋拉到空地一个角落里，同其它血迹斑斑的麻袋堆在一起，然后用手抹着额角踉跄着返回来，是他，是他！潘克拉斯用肘顶了那黑人一下：兄弟，快去吃午饭吧。

“他们也就是在这儿发发牢骚，等随车出去捉狗的时候就全都不顾了。”秃顶人说道，“今天早晨你们把这位先生的狗抓来了，狗还戴着链子，而且还跟他太太在一起呢。你们这些混蛋！”

那黑人举起双臂。是他，没错！今天早晨我们根本没随车出去，老爷，我们用棒打了一早晨的狗。是他，听那声音，看那体格，是他！不过比从前好像大了30岁。那线条分明的嘴唇，那扁塌的鼻子，还有那鬈曲的头发，都跟他一模一样，但现在眼皮底下出现了紫色的眼泡，脖子上出现了皱纹，那口马牙上出现了黄绿色的齿垢。圣地亚哥想道：这副牙齿原来白极了。他现在样子全变了，一副落魄的样子，比以前更瘦了，更脏了，而且也老了，但是走路的样子还是那么豪爽、缓慢，双腿还是像蜘蛛那么细，一双大手长满了树皮样的硬茧，嘴边挂着唾沫痕迹。大家又穿过空场回到办公室。巴杜盖在圣地亚哥的脸上蹭来蹭去。圣地亚哥琢磨着：他还没认出我来，我先不要说，不要跟他讲。他怎么能认出你来呢，小萨？那时你才17岁，18岁？你现在是个30岁的老头子了。秃顶人把复写纸夹在纸片中，乱涂了几行又歪又斜的字。那黑人倚在门口直舔嘴唇。

“朋友，请您在这儿签个字。说真的，请您帮个忙。在《纪事》报上给我们要求增加工资。”秃顶人看了那黑人一眼，“你不是去吃午饭了吗？”

“我能不能预支几个钱？”那黑人向前走了一步，神态自若地解释道，“口袋里空了，老爷。”

“给你半镑^①吧。”秃顶人打了个哈欠，“我只有这点了。”

那黑人看也不看就把钱装在口袋里，同圣地亚哥一起走了出来。一长串的卡车、公共汽车和小轿车在陆军桥下穿行。我要是跟他讲了，他会怎么样？波列斯大街上那片泥房子笼罩在浓雾之中。他会不会撒腿就跑？远处望去，那片房子仿佛在梦境中见到的一样。圣地亚哥朝那黑人的眼睛看了一眼，正好那黑人也在看他。

“你们要是打死我的狗，我想我完全可能杀死你们。”他勉强地笑了笑。

不，小萨，他没认出你来。那黑人专注地听着，眼神混浊无光，但充满了敬意。他老了，而且迟钝了，圣地亚哥思忖道，他也倒了霉。

“您的白毛狗是今天早晨被他们捉来的？”黑人眼中出人意料地闪现了一丝光芒，“大概是塞斯佩德斯那黑人干的，这人什么都不在乎，还钻到人家花园里，弄断人家的狗链呢。为了赚那么几个索尔，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”

两人来到了通向阿尔封索·乌加德^②大街的阶梯下，巴杜盖在地上打滚，冲着灰蒙蒙的天空汪汪直叫。

“安布罗修！”圣地亚哥笑了一下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又笑了，“你不是安布罗修吗？”

他倒是没有撒腿就跑，但是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惊愕呆傻的神情盯着圣地亚哥。突然，在他的眼光里出现了一种昏沉沉的神色。

“你把我给忘了？”圣地亚哥犹豫了片刻，笑了一下，又犹豫了起来，“我是圣地亚哥·堂·费尔民^③的儿子。”

一双大手举了起来：老爷，您是圣地亚哥少爷？安布罗修愣住不动了，仿佛在犹疑是扼死他，还是拥抱他；您是堂·费尔民的儿子？他又是惊愕，又是激动，声音都变了，双眼一个劲儿地眨动，仿佛瞎了一样。圣地亚哥：不错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这家伙，可在空场上一眼就认出你来了，怎么样？你这家伙。一双大手兴奋地举起来了：见鬼！那双手又在空中来回晃动着：我的上帝，您长得真快呀！安布罗修拍打着圣地亚哥的肩膀和背部，连眼睛都笑起来了，他终于说道：我太高兴了，少爷！

“看到您都长大成人了，简直难以相信。”安布

①1镑等于10索尔。

②秘鲁英雄，在与智利的战争中牺牲。

③“堂”是西班牙文中对男子的尊称，一般放在名字之前。

罗修在他身上又是拍打，又是打量，笑着说道，“看到您这样子，我真不敢相信，少爷。我当然认得出您来，这会儿我当然认出来了。您真像您爸爸，也有点像索伊拉太太。”

蒂蒂小姐呢？一双大手晃过来晃过去，不知是激动，还是惊恐。奇斯帕斯先生呢？安布罗修把圣地亚哥从臂摸到肩，又摸到背，露出激动、回忆往事的神情，尽量把声音放得自然些。这不是太巧了吗？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呀，少爷！啊，见鬼，这么长时间之后又相遇了。

“这趟路跑得我都渴了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来，我们去喝点什么。你知道这附近有酒馆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有个地方我常去吃饭。”安布罗修说道，“叫‘大教堂’，是穷人去的地方，不知您喜欢不。”

“有冷啤酒喝就行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走吧，安布罗修。”

圣地亚哥少爷也喝啤酒了，真叫人不敢相信。安布罗修笑了，露出了又黄又绿又结实的大牙。唉，日子过得真快。二人登上了阶梯，阿尔封索·乌加德大街第一街区是几个带有围墙的场院，其中一个为福特汽车公司的白色车库。向左拐的街口上是中央铁路局的仓库，无情的瓦斯已把仓库腐蚀得斑驳破烂了。一辆装满木箱的卡车挡住了大教堂酒吧的门口。酒吧里，铅皮的天花板下，一群乱嗡嗡的贪吃的人挤坐在桌旁的板凳上。柜台后面有两个只穿衬衣的华人在监视着那些正在大嚼大饮的人们，这都是些棱角分明、古铜色面孔的人。一个歪系着围裙的矮小的山区佬^①正在给顾客端上热气腾腾的汤、啤酒和米饭。一个五颜六色的落地式电唱机正在轰轰作响，发出“亲爱的”呀、“热烈的吻”呀、“亲热”呀等字眼。透过烟雾、噪声、菜味、酒味和一群群苍蝇的嗡嗡声，可以看到酒吧尽头有一堵千疮百孔的墙，透过孔隙可以看到外面的石块、茅屋、一段河流和那铅灰色的天空。一个肥胖的女人汗流浹背地在噼啪作响的炉火前当灶掌勺。落地式电唱机旁边有一张空桌子，桌面坑坑洼洼，还画着一颗被箭穿透了的心和一个女人的名字：萨杜妮娜。

“我已经吃过饭了，你自己要点什么吃吧。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来两瓶水晶牌啤酒，越凉越好。”安布罗修手做话筒状高声喊道，“一盘鱼汤、面包、菜豆加米饭。”

你真不该来，也不该跟他讲话，小萨，你这不是找倒霉，你是发疯了，圣地亚哥思忖着，那场噩梦又要出现了。这都怪你自己，小萨，可怜的爸爸，可怜的老头子。

“这些人都是些司机，附近破烂工厂里的工人，”安布罗修指着周围的人说道，好像是在替自己解释，“都是从阿根廷路^②来的，因为这儿的饭菜还过得去，而且也便宜。”

山区佬端来了啤酒，圣地亚哥把两个杯子斟满。祝您健康，少爷。也祝你健康，安布罗修。一股说不出的浓味使人头昏脑涨，冲淡、扼杀了人脑子里的记忆。

“你怎么找了个这么倒霉的工作，安布罗修？你在狗场干了很久了吗？”

“才一个月，少爷。我能进狗场还得感谢狂犬病呢，人早就满了。这确是个倒霉的工作，累死人的工作，不过也很容易，只要跟车出去逮狗就行了。”

酒吧里汗味、葱蒜味、尿味和垃圾堆味混在一起，电唱机发出的音乐夹杂着嗡嗡的人声，马达声和喇叭声传入人耳都走了样，变得混浊不清。扭歪了的面孔、高突的颧骨、被老一套劳动或是怠惰搞得昏睡的眼神^③，在饭桌中间飘来荡去，在柜台前堆成一串，也堵在门口。安布罗修接过圣地亚哥递过来的香烟吸了起来，又把烟屁股抛到地上，用脚踩进地里。他哑哑作响地嚼着汤里的鱼，拿起鱼刺一直吮到发亮。他一面狼吞虎咽地把面包塞到嘴里，大口大口地喝着啤酒，并用手抹着脸上的汗水，一面听着圣地亚哥讲话，不时地回答或问上几句。岁月不知不觉地就把人给毁了，少爷。圣地亚哥思忖着：我怎么还不离开他呢？我该走了。圣地亚哥又要了啤酒，斟满杯，抓起自己的酒杯。他一面讲话、回忆，一面打瞌睡、想心事。他观察着啤酒上面的泡沫，每个泡沫犹如一个小小的火山口，静静地张开嘴喷出黄色的泡泡，然后又消失在被人手捂温了的黄色液体中。他眼也不闲地喝着酒，打着嗝，掏出香烟点上就吸了起来。他弯下身子去抚摸巴杜盖：妈的，事情算是过去了。他讲，安布罗修也讲。安布罗修的眼泡发紫了，鼻翼像是长跑过后似地扇动起来。后来他每饮一口就吐一口唾沫，出神地凝视着苍蝇，在回忆往事，在倾听，一会儿悲，一会儿喜，一会儿悲喜交加；他的眼光一会儿怒，一会儿惊，一会儿走了神；有时还哼上几声。他那头鬃发已经发白。工装外面罩着一件上衣，大概原来是蓝色的，扣子都掉了。衬衣的高领子像根绳子缠绕在颈部。圣地亚哥朝他那双大鞋看了一眼：鞋上满是泥泞，都走了样子，穿的时间太久

①秘鲁的地形分为沿海地区、森林地区和高山地区。沿海人看不起山区人。

②利马一条工厂比较集中的大街。

③同前面提到的“棱角分明，古铜色面孔”一样，都是指印第安人。

了。他讲话的声音时断时续，是那么结结巴巴，畏畏缩缩，那么小心翼翼，似在苦苦哀求。然后他又听到了这声音：充满了敬意、急切和内疚，然而却是一种失败者的声音。他不是比当年老了30岁，40岁，而是老了100岁。他不仅变得意志消沉，老态龙钟，愣头愣脑，大概还得了肺病。他比卡利托斯，比你还要倒霉千倍，小萨。我该走了，我得走了。然而圣地亚哥又要了瓶啤酒。你醉了，小萨，瞧你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。在我们这个国家里，生活总是虐待老百姓，少爷，自从由您家出来后，我的经历就像电影里的冒险故事一样。生活待我也不好啊，安布罗修。圣地亚哥又要了啤酒。我是不是要吐？辛辣的煎炒气、脚臭和狐臭的气味在翻腾，笼罩在人们的头上。人们的头发又直又硬，有的人在额前的头发上抹了油膏，有的人在满是头屑的扁平后脑勺上涂了发腊。落地式唱机的音乐停停唱唱。记忆中的那些鼠窃狗盗的形象出现在眼前，比起在座的那些酒足饭饱的面孔、血盆大口和苍白无须的面颊来显得更为清晰和难以磨灭。再来瓶啤酒！我们这个国家简直是个蟋蟀罐，秘鲁就像一个巧妙的七巧板，对不对，少爷；奥德利蓝^①分子和阿普腊^②分子原来是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可现在好得穿一条裤子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对不对，少爷？您爸爸要是还活着会怎么看呢？两人交谈着，这中间圣地亚哥不时地听到安布罗修尊敬、胆怯而又放胆地说着：我得走了，少爷。隔着堆满酒瓶的长桌，安布罗修眼光流露出醉意和恐惧，在他眼里变成了个矮小而无害的人。巴杜盖汪地叫了一声，接着就不停地吠了起来。圣地亚哥感到内心掀起一阵旋风，一阵兴奋，他感到时间停滞了，只有臭气。我们还在交谈吗？唱机停了，接着又打雷似地响了起来。浓浓的臭气仿佛是一条被分割成若干段的河流，有烟草味、酒味、人体味，还有剩菜味。各种气味在酒吧那热腾腾而沉重的空气中回旋缭绕。突然，所有这些气味被一种高于一切、不可战胜的臭气吸收了：爸爸，你、我都错了。这是一种失败的味道。人们不断地进来，吃饭，朗声大笑，高声喧哗，也有人吃完饭出去了，而柜台后那两个华人苍白的的身影则永远一成不变。二人谈谈停停，饮酒吸烟。当山区佬走过来，躬身收拾堆满酒瓶的桌子时，其它的桌子都空了，唱机停了，炉火也不再噼啪作响，只有巴杜盖还汪汪地叫着。桌面上只剩下了那萨杜妮娜的名字。山区佬用熏黑了的手指在算帐。安布罗修急忙把脸凑向圣地亚哥：少爷，您感觉不舒服？有点头痛，就会过去的。圣地亚哥想道：我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，我喝得太多了，赫胥黎。他想说：亲爱的，你的巴杜盖我领回来了，平安无事，我回来迟了，碰上了个朋友。你站

起来吧，别喝了，小萨。安布罗修伸手掏钱，圣地亚哥用胳膊一拦：别讨厌，你这家伙，我来付。他突然绊了一脚，安布罗修和山区佬赶忙扶住他。放开我。我自己能走，我感觉很好。见鬼，少爷，这是怎么说的，您喝得太多了。圣地亚哥双眼盯着肮脏的地板，在空桌子、瘸椅子之间一步一步地向前挨：我好了，过去了。他的头脑渐渐地清醒，醉意离开了他的双腿，眼神也逐渐亮了起来，但是那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仍留在眼前。巴杜盖不耐烦地叫着，在他脚下钻来钻去。

“还算不错，钱还够付帐的。少爷，您真的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？”

“还有点头晕，但这不是醉。喝酒对我来说没什么，我头晕是因为想得太多了。”

“我们谈了整整四个小时，少爷，我不知回去怎么交代呢，可能要把工作丢了，这点您是不会理解的。唉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要感谢您的啤酒和午饭，还有这次谈话。但愿有一天我能回请您，少爷。”

两人走出来到了人行道上，山区佬关上了酒吧的大木门，挡在门口的卡车已经开走了。浓雾使得各个建筑物的门面模糊不清，在午后那灰蒙蒙的光线中，流动着一串串的小汽车、卡车和公共汽车，千篇一律，令人感到压抑。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远处的行人仿佛没有面孔的影子在雾幕中滑行。圣地亚哥思量着：该分手了，就到此为止吧，再也不要见他，就算我没见过他，从未跟他交谈过吧，痛痛快快地洗个淋浴，睡个觉一切就都过去了。

“您真的感觉挺好，少爷？要不要我送送您？”

“感到不舒服的是你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嘴唇仿佛动都没动，“整个一下午，整整四个小时你一直感到不舒服。”

“您可别这么想，我的脑子很清醒，喝酒也不怕。”安布罗修说着笑了，片刻之后他突然张大了嘴不动了，一只手僵硬地停留在下巴上，整个人呆住了。他那外衣的领子竖着，离圣地亚哥有一米远。巴杜盖竖起耳朵，露出大牙，时而瞧瞧圣地亚哥，时而瞅瞅安布罗修，还一面用脚刨地，也许是感到奇怪，也许是感到不安、恐惧。从“大教堂”里传来了拖椅子的声音，大概在用水冲地。

“你很清楚我的话是什么意思，”圣地亚哥说

^①秘鲁军人，(1896—1974)1948年发动军事改变上台，1956年在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运动冲击下垮台，统治秘鲁达8年之久。

^②即美洲人民革命联盟，西班牙文简称APRA的音译或称人民党，由维克托·拉乌尔·阿亚·德·拉托雷所创。

道，“你别装傻了。”

小萨，他不愿意，也不可能理解你的话。他仍在呆立不动，他的眼光中一直流露着那种不可救药的盲从性，那种顽固而残忍的阴暗心理。

“我等着您呢，万一您需要我送呢，少爷。”安布罗修垂下眼帘，嗫嗫嚅嚅地低声说道，“要不，我给您叫辆出租汽车，也就是说……”

“《纪事》报需要一个看门的，”圣地亚哥也压低了声音，“这工作比起狗场来还不算太坏。我可以帮忙，让他们雇佣你，没有身分证也行。到时候你会比现在好得多。不过，你别再跟我装傻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，”他的神色越来越不安，声音也好像变得尖起来，“您怎么了，少爷！您的脸色不好。”

“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全部给你，”圣地亚哥的声音突然哽住了，但还没哭出来。他站得笔挺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“3500索尔。给你这笔钱你可以说出来了吧，对不对？”

安布罗修沉默了，垂下了头，这沉默仿佛有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，使安布罗修的身子自动地往后退了一步。他缩了缩身体，把手举到胸前，好像准备自卫，也好像准备进攻。巴杜盖吠了起来。

“您的酒劲上来了？”安布罗修的声音嘶哑了，走了调，“您怎么了？您要干什么？”

“你别装疯卖傻，”圣地亚哥闭上眼，吸了一口气，“我们坦率地谈谈吧，缪斯^①是怎么回事？我爸爸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他命令你干的？你别怕，没关系，我只是想知道知道是不是我爸爸命令你干的。”

他噎住了，安布罗修又向后退了一步。圣地亚哥看到他紧张地蹲了下来，由于恐惧，也许是由于激怒，眼珠都要瞪出来了。你别跑，过来。圣地亚哥思忖着：他并没有变呆，他也不傻。过来，过来！安布罗修一侧身，挥起拳头，好像在进行威胁，也好像是要告别。

“我得走了，免得您为自己说出的话而后悔。”安布罗修的声音嘶哑了，也充满了怜悯，“我不需要工作，您要知道，我不接受您的恩惠，更不想要您的钱。您要知道，您那位爸爸不配做爸爸。您知道就行了。您也见鬼去吧，少爷！”

“好了，这就够了，我毫不在乎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可你别走，过来，过来！”

他的脚下一声短叫，原来是巴杜盖看到安布罗修那黑黝黝的身体，贴着仓库的围墙，正消失在陆军桥的阶梯之中，在福特公司的车库那大窗子的照耀下，这身影显得很突出。

“这就够了。”圣地亚哥哭了，他弯下身抚摸

巴杜盖那硬挺挺的尾巴和喘着气的小嘴，“我们走吧，巴杜盖。”

圣地亚哥直起身子，又抽泣了起来。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，背靠在“大教堂”的门口动也不动地呆了几秒钟。眼泪又流了下来，满是泪痕的面孔被细雨淋着。巴杜盖蹭着他的足踝，舔着他的皮鞋。他迈开脚步，双手插在衣袋里，慢慢地向五月二日广场走去。广场纪念碑下躺着几个人，周围堆满了烟头、果皮和纸片。在几个街角处人们在拦挡裹着泥泞驶向郊区的破烂的公共汽车。一个警察在同一个摊贩争吵，两人都是面目可憎，表情沮丧，怒声怨气，但却是一种空虚的激怒。圣地亚哥绕过广场，到了哥尔梅纳路，拦住一辆出租汽车。您的狗不会弄脏座位吧？不会的，师傅，不会弄脏的，我到观花埠波尔达大街。他上了车，把巴杜盖放在膝上。衣服底下的肚皮太大了，得打网球、游泳、玩哑铃，要么就像卡利托斯那样自我麻痹，酒精中毒。他闭上眼睛，把头靠在座椅背上，用手抚摸着巴杜盖的脊背、耳朵、冰冷的嘴和颤抖着的腹部。巴杜盖，你算是得救了，离开了狗场，可我，没有人会把我从狗场中救出来，小萨。明天我要去医院探望卡利托斯，给他捎本书去，但不是赫胥黎的。出租汽车在嘈杂的、没有照明的街上跑着。在黑暗中他听着马达声、哨声和一闪即逝的人声。小萨，你没接受诺尔文的邀请同他吃午饭，太遗憾了。圣地亚哥想道：安布罗修用大棒杀狗，我却用社论杀狗，他比我强，我付出的代价更大，倒霉也更大。他想道：可怜的父亲啊！出租汽车减低了速度，圣地亚哥睁开眼：对角街就在前面，大街迎着出租汽车的前玻璃斜穿过来，一片银色，满街跑着小汽车，霓虹广告闪闪烁烁。浓雾给圆形公园的树木罩上一层白色，教堂的塔楼仿佛在灰色的雾中蒸发掉。无花果树的顶部不停地摇摇摆摆。在这儿停下吧。他付了钱，巴杜盖叫了起来。他放开巴杜盖，只见它像球一样滚进了胡同口，他听到它在胡同里汪汪直叫。圣地亚哥整整上衣、领带，接着听到安娜的欢呼声，他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表情。他走进胡同的院子，各家矮小房子的窗子都露出了灯光，他看到安娜的影子，她正抱着巴杜盖向他走来：我紧张极了，真不放心，亲爱的。

“我们进去说吧，不然这家伙要把整个胡同吵翻了天。”圣地亚哥轻轻地吻了安娜一下，“巴杜盖，别叫了。”

他走进浴室，一面小便、洗脸，一面听安娜讲话：出了什么事，亲爱的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安

①即后文中奥登希娅的艺名。缪斯，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和科学的女神。

娜在逗巴杜盖：还不错，你给找到了。他又听到巴杜盖那幸福的吠声。他走出浴室，只见安娜坐在小客厅里，怀里抱着巴杜盖。他在安娜的身边坐了下来，吻着她的额头。

“你喝酒了。”安娜抓住他的上衣，半喜半嗔地看着他，“一股啤酒味。你别否认，你喝酒了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遇到了一个很久没见面的家伙，我们就一起喝啤酒去了。我脱不开身呀，亲爱的。”

“可我在家里都快急疯了，”她的声音中有抱怨，有撒娇，也有爱怜，“可你却在同你那位好朋友喝啤酒。起码你也得给我打个电话呀，打到德国女人家里，亲爱的。”

“酒吧没有电话，我们钻到一个下等酒吧去了。”圣地亚哥微笑着说，一面直打哈欠，伸懒腰，“我也不愿意总麻烦那个德国疯女人。我太累了，我头疼得厉害。”

太好了，谁让你一下午都叫人担心的，我精神都快分裂了。安娜用手摸了摸他的前额，看着他，向他微笑，跟他低声讲话，捏弄着他的耳朵；这可爱的脑瓜儿疼了，太好了，亲爱的。圣地亚哥吻了她一下。你要不要睡一会儿？要不要把窗帘给你拉上，心肝？好的。他站了起来。接着就倒在床上了。安娜和巴杜盖的影子在他周围转转来去，好像是在捉迷藏。

“糟糕的是我把钱全花了，亲爱的，恐怕用不到星期一了。”

“管它呢，这有什么关系，反正圣马丁大街那个华人铺子一直同意赊帐，这个华人最善良了。”

“糟糕的是我们不能看电影了。今天演什么好片子？”

“柯利纳影院演一部马龙·勃兰多①的片子。”安娜的声音远了，仿佛是穿过水流到达他耳边的，“是你喜欢的那种侦探片。你要想看，我就找德国女人去借钱。”

她很高兴，小萨，她原谅了你，因为你把巴杜盖找了回来。他想，这会儿，她是幸福的。

“我去借钱，然后我们去看电影。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要不打招呼，就同朋友去喝酒了。”安娜笑着说，声音越来越远了。

圣地亚哥想道：我答应你。窗帘的一角翘了起来，他看见了外面一块阴暗的天空，他可以猜到，外面一直在下那倒霉的细雨，下在窄小的胡同里，下在观花埠，下在全利马。

二

波佩耶·阿雷瓦洛在观花埠的海滩上度过了一

个上午。观花埠的姑娘们对他说：你看台阶也白看，蒂蒂是不会来的。果然，蒂蒂那天早晨没去洗海浴。他中午不到就快快地往家里走。他一面登上断壁路的斜坡，一面还在想着蒂蒂的小鼻子、刘海头和眼睛。他激动了：蒂蒂，你什么时候才理我？什么时候？到了家里，他那头红褐色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，满是雀斑的面孔还感到晒得发烫。他发现参议员在等他。过来，小雀斑，我们来谈一会儿。两人走进书房，关上了门。参议员：你一直还想读建筑系？是的，爸爸，我当然想，只是入学考试太难了，参加考试的人太多了，而能考上的却寥寥无几，我一定加劲儿复习，爸爸，说不定能考上呢。儿子中学毕了业，没有一门功课不及格，参议员感到很满意。从年底开始，参议员对儿子就像个妈妈，一月份又给他增加了零花钱，从一镑增加到两镑。尽管如此，波佩耶也没有想到爸爸对他会这么好。好吧，小雀斑，考建筑系这么难，你最好今年不要去冒险了，不如先上个预科，好好学习，到明年就会有把握些，你看怎么样，小雀斑？太好了，爸爸。波佩耶容光焕发，双眼发亮：我一定埋头苦干，拼命地读，到了明年一定能考上。他本来还担心这个夏天过不好，不能去海边游泳，下午不能去看电影，不能和朋友聚会。要是成天到晚地啃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而做了这么多牺牲之后又考不上，那岂不白白损失一个暑假吗？而现在，这一切都可以恢复了：观花埠的海滩、铁掌俱乐部②的海浪、安贡区③的海湾，现在这一切都由想象变成现实了。雷乌罗戏院、蒙特卡洛电影院、柯利纳电影院里的池座太美了。可以同蒂蒂到舞厅去跳波莱罗④了，那舞厅就像彩色影片里的一样。你高兴吗？参议员问道。我太高兴了。父子二人向餐厅走去，波佩耶想道：我爸爸真是个好。参议员：就这样了，小雀斑，可是暑假一结束，你就得拼命干，你得答应我。波佩耶：我发誓，爸爸。在饭桌上参议员跟儿子开上了玩笑。萨瓦拉的女儿对你还没有意思，小雀斑？他脸红了：有这么点意思了，爸爸。老太婆说话了：谈恋爱你还小着呢，别叫人笑掉大牙了。参议员说道：瞧你说的，他已经长大了。蒂蒂是个漂亮的姑娘，你可别后退，小雀斑，女人就喜欢扭扭捏捏，我就是费了好大劲才取得这个老太婆的欢心的。老太婆笑了，笑得要死。电话铃响了，管家跑了进来：您朋友圣地亚哥来的电话，少爷。小雀斑，我有急事要跟你见面。那就3点钟在拉尔柯路上的

①美国男电影明星。

②私人俱乐部，位于海边。

③利马远郊区的海湾，为有钱避暑的地方。

④一种西班牙舞。

美味冰激凌店见面，好不好，瘦子？好，3点，准时，小雀斑。参议员笑着说：你要是总缠着蒂蒂，你这位大舅子可要揍你了。波佩耶想，今天老头子兴致可真好：不会的，我和圣地亚哥是好朋友。老太婆皱起眉头：圣地亚哥这孩子脑子里少根弦，不是吗？波佩耶把一匙冰激凌送到嘴边：谁说的？又咬了口蛋白酥：也许我能说服圣地亚哥带我到他家去听音乐，并且叫上蒂蒂，一块聊聊。老太婆没完没了地：是索伊拉本人星期五玩牌时说的。她说圣地亚哥最近使她和费尔民头痛，成天同蒂蒂、奇斯帕斯吵，越来越不听话了，还顶嘴。波佩耶反驳说：可瘦子期末考试考了第一名，他父母还要怎么样？

“这孩子不愿上天主教大学，光想上圣马可大学①。”索伊拉太太说道，“为这事，费尔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。”

“我会说服他的，索伊拉，你别管。”堂·费尔民说道，“他这岁数正是摇摆不定的时候，要好好引导他。你越骂他，他越不买你的帐。”

“光劝不行，揍一顿他就听话了。”索伊拉太太说道，“你就是不会教育他。”

“蒂蒂和那个总到我们家来的小伙子结婚了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他叫波佩耶·阿雷瓦洛，就是那个雀斑脸阿雷瓦洛。”

“瘦子跟他老头子的关系不太好，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。”波佩耶说道。

“乳臭未干，还流鼻涕的孩子能有什么想法！”参议员笑了。

“好好学习，毕业了当上律师，你才能搞政治。”堂·费尔民说道，“对不对，瘦儿子？”

“瘦子对他爸爸帮助奥德利亚反对布斯达曼特②感到很恼火。”波佩耶说道，“他是反对军人的。”

“他是亲布斯达曼特的？”参议员说道，“可费尔民还认为他是全家最有才能的人呢。他要是佩服布斯达曼特这个软骨头，我看不能算是有才能。”

“布斯达曼特也可能是个软骨头，但为人正派，还当过外交官。”波佩耶的妈妈说道，“而奥德利亚是个臭丘八，臭乔洛③。”

“你别忘了，我可是拥护奥德利亚的参议员。”参议员笑了，“傻瓜，别总骂人家臭乔洛了。”

“瘦子想上圣马可大学，因为他不喜欢神父，而喜欢接近人民。”波佩耶说道，“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人就是别扭。要是他爸妈让他上圣马可，他又该说，不，我要上天主教大学了。”

“索伊拉说得对，上圣马可就会失掉许多关系。”波佩耶的妈妈说道，“有钱人家的孩子都上天主教大学。”

“在天主教大学也有让人害怕的印第安人，妈

妈。”波佩耶说道。

“费尔民现在同卡约·贝尔穆德斯好得穿一条裤子，那个毛头小伙子还需要什么关系！”参议员说道，“好了，小雀斑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波佩耶从桌边站起来，刷了牙，梳了头就出门了。才2点40分，慢慢磨时间吧。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，圣地亚哥，在蒂蒂面前帮我一把吧。他走到拉尔柯路。阳光照得他直眨眼。他停下来观看奈尔逊商店的橱窗：羊皮做的船形鞋，配上褐色或黄色衬衣，太棒了。他比圣地亚哥早到美味冰激凌店。他在一张可以看到拉尔柯路的桌子旁坐了下来，要了一客香荚兰冰激凌牛奶④。要是说服不了圣地亚哥带我到他家去听唱片，我们就去看下午场的电影，要不，就到柯柯·贝塞腊那儿去赌钱。这瘦子想跟我谈什么呢？这时圣地亚哥走了进来，脸拉得长长的，眼睛似乎像刚发过烧的样子。小雀斑，我家老头子和老太婆把阿玛莉娅辞退了。信贷银行支行刚刚开门。透过美味冰激凌店的窗子，波佩耶看着喧闹的银行大门把等候在人行道上的人们吞进去。是个大晴天。挤满人的公共汽车不断地开过去，男男女女只好在大街拐角处抢乘私人汽车。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把她辞退呢，瘦子？圣地亚哥耸了耸肩：我爸爸妈妈不愿意让我以为是由于那天晚上的事才把她辞退的，好像我是傻子似的。圣地亚哥哭丧着脸，栗色的头发垂在前额，显得更瘦了。侍者走近来，圣地亚哥指了指波佩耶的杯子。也要香荚兰的？是的。事情不至于这么严重，波佩耶给他打气，她会在别处找到工作的，现在到处需要女佣人。圣地亚哥看了看自己的指甲：阿玛莉娅是个好人，我、奇斯帕斯或蒂蒂情绪一不好就骂她，拿她杀气，而她从不在爸妈面前告状，小雀斑。波佩耶用麦杆搅着冰激凌牛奶，我怎么才能说服你带我到你家去听唱片呢，我的大舅子？他吸了一口泡沫。

“你那位老太婆在我那位参议员夫人面前发牢骚，说你要上圣马可。”波佩耶说道。

“她还可以到罗马国王那儿去发牢骚。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既然他们这么讨厌圣马可，你干脆就上天主教大学好了，这有什么关系！”波佩耶说道，“是不是天主教大学要求严？”

“我爹妈才不管严不严呢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

①圣马可大学是拉美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，是国立大学，而天主教大学是个贵族化的大学。

②1945—1948年任秘鲁总统，1948年被奥德利亚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。

③乔洛，指印欧混血儿，有时也指印第安人，带有鄙视之意。

④加香味冰激凌等后摇成泡沫状的牛奶饮料。

“他们不喜欢圣马可，因为学生都是些乔洛，因为那儿总搞政治。就是因为这些。”

“你净给自己找麻烦，”波佩耶说道，“你什么都反对，对什么都要妄加评论，你对事情太认真了。瘦子，还是别自寻烦恼了。”

“收起你的劝告吧。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你也别自以为什么都懂，瘦子。”波佩耶说道，“你读书很用功，这很好，但你没有理由认为别人都是笨蛋。昨天晚上你对待柯柯那样子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忍受下来。”

“我就是不愿去望弥撒，干吗一定要向那个神父解释呢？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也就是说，你自认为是个无神论者了？”波佩耶说道。

“我不认为我是无神论者，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我不喜欢那个神父并不等于不信上帝。”

“你不去望弥撒，你家人怎么说？”波佩耶说道，“拿蒂蒂来说吧，她怎么看？”

“那乔洛女佣人的事使我很痛心，小雀斑。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忘掉算了，别犯傻了。”波佩耶说道，“说起蒂蒂，她今天早晨怎么没去海滩？”

“她跟女朋友到赛艇俱乐部去了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我说你怎么还不接受教训？”

“就是红脸膛，有雀斑的那位？”安布罗修说道，“参议员堂·埃米略·阿雷瓦洛的儿子？我当然知道。蒂蒂小姐跟他结婚了？”

“我不喜欢有雀斑的。也不喜欢红头发的。”蒂蒂做了个怪相，“而他二者兼备。呜呵，真叫人恶心。”

“我最感痛心的是由于我的过错她被辞退了。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其实是奇斯帕斯的过错。”波佩耶安慰他说，“你本来也并不知道‘育亨宾’^①是干什么用的。”

现在大家光用“奇斯帕斯”^②称呼圣地亚哥的哥哥了。以前当他想露一手在平台俱乐部练习举重的时候，人们都叫他泰山^③·奇斯帕斯。他在海军学校当过几个月的士官生，后来被开除了（据他本人讲，是因为他打了一个少尉）。以后就成天东游西荡，酗酒、赌博、打架，无所不为。经常在圣费南多广场威胁圣地亚哥，指着波佩耶、托尼奥、柯柯和拉洛说：喂，超级学者，你想跟哪个人较量较量？可是自从进了堂·费尔民的办公室工作以后，就变得正经了。

“我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只是从来没见过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你认为这药真的会使女人动情吗？”

“是奇斯帕斯胡说，”波佩耶低声说道，“他真的跟你说过能使女人动情？”

“是的，但是用过了量就要死人了，奇斯帕斯少爷。”安布罗修说道，“您可别给我惹祸，小心，要是给您爸爸捉住，我就完蛋了。”

“他跟你说过，只要用一小匙，任何女人就会跟你睡觉，是吗？”波佩耶低声说道，“我看这都是他胡编的，瘦子。”

“需要试验试验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哪怕光是为了证实一下呢，小雀斑。”

圣地亚哥哧哧地笑起来，说不下去了。波佩耶也笑了。在谁身上试验呢？这可就难了。两人激动异常、扭扭捏捏，你推我搡，桌子上的冰激凌牛奶随着两人的打闹摇晃起来。我们都成疯子了，瘦子，奇斯帕斯给你这药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？奇斯帕斯和圣地亚哥兄弟俩相处得就像狗与猫，互不相容。只要有可能，奇斯帕斯就给圣地亚哥使坏；而一有机会，圣地亚哥也给奇斯帕斯来一家伙。没准儿你哥哥在给你使坏呢，瘦子。不，小雀斑。有一次奇斯帕斯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，他在赛马中赢了一大笔钱。在睡觉前他钻进圣地亚哥的房间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他劝圣地亚哥说：到岁数了，你也该活动活动了，这么大的人还是个童男，你不害臊吗？说着递给圣地亚哥一支香烟。奇斯帕斯又说道：别扭扭捏捏的，有女人了没有？圣地亚哥骗他说有了。奇斯帕斯关心地说：是时候了，说真的，你应该破贞了，瘦子。

“我不是一直求你带我逛妓院去吗？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你要是得了脏病，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。”奇斯帕斯说道，“再说，男子汉搞女人要自己想法，花钱买不算本事，你不是自以为什么都行吗？可在女人问题上你还懵懵懂懂的呢，超级学者。”

“我从来没认为自己什么都行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人犯我，我才犯人。好了，奇斯帕斯，带我去逛妓院吧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总是跟老头子争论？”奇斯帕斯说道，“无论什么问题你都唱反调，这使他很不高兴。”

“只是他为奥德利亚辩护时我才反对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好了，奇斯帕斯。”

“你为什么反对军人？”奇斯帕斯说道，“奥德利亚怎么惹着你啦？”

“他是靠武力上台的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而

①一种迷醉药。

②意为“火花”。

③美国电影《人猿泰山》中的主人公。

且把许多人投入了监狱。”

“他逮捕的都是阿普腊分子和共党分子。”奇斯帕斯说道，“他对这些人太好了，要是我，早就把他们枪毙了。布斯达曼特执政期间，全国一片混乱，正派人都不能安居乐业。”

“那你就不是个正派人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布斯达曼特时期你就总是游手好闲的。”

“你想挨揍是怎么着，超级学者！”奇斯帕斯说道。

“咱们是人各有志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好了，带我去妓院吧。”

“去妓院？没门儿。”奇斯帕斯说道，“不过，我教你一个办法能搞上女人。”

“‘育亨宾’在药店里能配到吗？”波佩耶说道。

“是私下买到的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这是违禁品”。

“放一点点在可口可乐或是热狗①里，”奇斯帕斯说道，“你就等着吧，慢慢就会起作用。等她动情了，一切就看你的了。”

“比如说吧，奇斯帕斯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这种药能用在多大岁数的女人身上？”

“你不至于笨得给10岁小女孩用这种药吧。”奇斯帕斯笑了，“对14岁的女孩子就可以用，但只要一点点。虽说14岁的女孩不容易得手，但用了这药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”

“这可是真的？”波佩耶说道，“他给你的会不会是一撮盐，或是白糖？”

“我用舌尖尝尝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没什么气味，是一种有点辣的药粉。”

街上的人多了起来，人们争先恐后地想挤上那超员的公共汽车和私人汽车。人们不排队，而是挤成一堆，向白蓝两色的公共汽车挥手，但汽车停也不停就驶过去了。忽然，在人群中出现了两个同样娇小的身影，两个女郎额前都飘着黑色的头发：那是瓦耶列斯特腊家的孪生姐妹。波佩耶撩开窗帘向她们打招呼，但姐妹俩没看到他，也许是没认出他来，她们只是不耐烦地直跺脚，光彩照人的小脸蛋不时地望着信贷银行门上的大钟。瘦子，她们大概是到市中心去看电影。每到一辆私人汽车，她们就神态坚决地凑上去，但总是被挤了出来。

“她们也许就是两个人，”波佩耶说道，“我们跟她们一起看电影去，瘦子。”

“你不是爱蒂蒂爱得要命吗？怎么总是变化无常呢？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可我只愿意为蒂蒂一个人去死。”波佩耶说道，“如果不去看电影，你带我到你家去听唱片，我也同意。”

圣地亚哥心不在焉地摇摇头：我搞了点钱，想去送给那个乔洛姑娘，她住在苏尔基约区。波佩耶瞪大了眼睛：送给阿玛莉娅；接着他放声大笑：就是因为你爹妈把她赶了出来，你就把自己的零花钱送给她？圣地亚哥把表杆折成两段：不是零花钱，是我从扑满里取出来的。波佩耶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：我看你要进疯人院了，瘦子。圣地亚哥说：由于我的过错她才被辞退的，送点钱给她有什么不好？我看你别是爱上那个乔洛姑娘了，五镑钱可是个不小的数目，我们还不如请那两个孪生姐妹去看电影呢。这时两个姑娘已经乘上了一辆绿色的莫里斯牌汽车。波佩耶：唉，晚了，兄弟。这时圣地亚哥已经点上了一支烟。

“我想奇斯帕斯肯定不会给自己的未婚妻用‘育亨宾’，这都是他胡编的，好叫你出丑。”波佩耶说道，“你难道会给一个正派的姑娘用这种药粉吗？”

“对未婚妻当然不能用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但对风骚的娘儿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呢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波佩耶说道，“是用掉它，还是丢掉它？”

我本来想丢掉它，小雀斑。圣地亚哥脸红了，放低了声音，嗫嗫嚅嚅地说，后来我想了很久，想出了个主意，但仅仅是为了看看这药的效力到底如何，你看怎么样？

“你真傻，简直是莫名其妙，五镑钱可以干好多事呢。”波佩耶说道，“不过，随你便，反正是你自己的钱。”

“那你陪我去一趟，小雀斑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就在这儿附近，苏尔基约区。”

“不过回来后得到你家去听唱片，”波佩耶说道，“把蒂蒂也叫上。”

“你他妈的光为自己打算，小雀斑。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要是你爹妈知道了呢？”波佩耶说道，“要是奇斯帕斯知道了呢？”

“我爹妈要去安贡海滩，星期一才回来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奇斯帕斯也到一个朋友的庄园去了。”

“你可要想好，她可别出事，可别昏过去。”

“我们就给她放一丁点儿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别那么婆婆妈妈的了，小雀斑。”

波佩耶的眼睛闪亮了一下：有一次在安贡我们偷看阿玛莉娅。你还记得吗，瘦子？从屋顶的平台上可以看到佣人的浴室，两人把脸挤在窗上一动不

①红肠面包。

动地偷看。向下可以看到一个轮廓模糊的人影和一件黑色的浴衣。这乔洛姑娘太够意思了，瘦子。圣地亚哥和波佩耶旁边桌子上的一对男女站了起来。安布罗修指着女的说：那是个夜蝴蝶，成天到“大教堂”来拉客。二人看到那一对走到拉尔柯路上，穿过雪尔大街。汽车站上这时已经没有人了，公共汽车和私人汽车驶过去，一半都是空的。他们唤来侍者，分摊着付了帐。你怎么知道那女的是妓女？“大教堂”是个酒吧、饭馆，还兼幽会旅馆，少爷，厨房后面有一间小屋子，租金是每小时两索尔。圣地亚哥和波佩耶沿拉尔柯路一面走着，一面欣赏着从商店里出来的姑娘和用车推着呀呀学语的婴儿的太太。在公园门口波佩耶买了一份《最后一点钟》报，高声念出上面登的笑话，翻翻体育版，在“白色”小店门口：你好，拉洛。在里卡多·帕尔玛^①林荫大道上把报纸揉成一团，两人传来传去，纸球坏了就抛在苏尔基约区的街角。

就怕阿玛莉娅一发火把我赶出来。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五镑钱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了，”波佩耶说道，“管保她像接待国王一样接待你。”

到了观花影院附近。二人看到了对面露天市场，都是些木板、席子和帐篷搭的摊子，有卖花的，有卖陶器的，也有卖水果的。从影院中传出了枪声、马蹄声、印第安人的叫喊声和小孩的呼声：正在放映《亚利桑那凶杀案》。二人停下来看电影广告，上面那瘦瘦的牛仔画得很糟糕。

“我有点紧张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昨天我失眠了一整夜，大概就是为了这事。”

“你又找借口了，不会发生什么的，别婆婆妈妈的。到了关键时刻你就装尿了。要不，我们就去看电影。”

“我没装尿，现在没事了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你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先去看看爹妈走了没有。”

汽车不在，他们走了。二人从花园跳进去，穿过花砖砌的喷泉。她要是睡下了呢？把她叫醒呗，小雀斑。圣地亚哥打开房门，嘎的一声开了灯，黑暗消失了，看见了客厅里的地毯、挂画、镜子、茶几和上面的烟灰缸、台灯。波佩耶刚要坐下，圣地亚哥说：干脆上楼到我房间去吧。二人走过门廊和门廊旁的桌子，到了装有铁扶手的楼梯那儿。圣地亚哥把波佩耶留在楼梯转弯的平台处：你进去放唱片吧，我去叫她。房间里挂着中学的球赛小旗、一张奇斯帕斯的照片和一张蒂蒂的照片。蒂蒂穿着第一次领圣餐时的服装。真漂亮，波佩耶想道。斗橱上放着一个猪形扑满，那猪耳大嘴长。还有几盆花。波佩耶在床上坐下，打开床头柜上的收音机：是一支费利贝·宾格洛^②的圆舞曲。这时响起了脚步声，

瘦子进来了：她这就来，小雀斑。圣地亚哥看到她没有睡：给我们送点可口可乐上来。两人笑了。嘘，她来了。是她吗？是她。她走到了门口，用惊奇、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他俩，她一言未发，后退一步倚在门框上。她身穿一件粉红色毛衣，里面衬衫的扣子没扣上。她是阿玛莉娅，可又不是，波佩耶想道，因为她以前一直是扎着围裙在瘦子家中忙来忙去的，手里不是端着托盘，就是拿着弹子。这时她披头散发地站在那里：您好，少爷。她穿着男人的大鞋，看得出她有点害怕了。你好，阿玛莉娅。

“我妈妈告诉我，说你离开我们家了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你走了，我很难过。”

阿玛莉娅在门口侧身让路，看了波佩耶一眼：您好，少爷。波佩耶在街上朝她友好地微微一笑。她转向圣地亚哥：不是我自己想离开的，是索伊拉太太把我辞退的。为什么要辞退我，太太？索伊拉太太：这是我的事，你现在就去收拾东西。阿玛莉娅说着用手压平头发，整好衬衫。圣地亚哥面色尴尬地听她叙述。我是不愿意离开您家的，少爷，我求了太太很久，但是没有用。

“把盘子放在茶几上吧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等等，我们在听音乐。”

阿玛莉娅把盛着杯子和可口可乐的漆盘放在奇斯帕斯照片的前面，带着满面好奇的神色在斗橱前站住了。她穿着白色的制服和与制服配套的平跟鞋，但没戴围裙和头巾。干吗在那儿站着？来，坐下，还有地方。阿玛莉娅轻轻地笑了：我怎么能坐呢？索伊拉太太是不喜欢我走进少爷们的房间的，您难道不知道？傻瓜，我妈今天不在。圣地亚哥声音突然变得紧张起来：我和波佩耶都不会说出去的，坐呀，傻瓜。阿玛莉娅又笑了：您现在这么说，可您一生气就说出来了，太太那臭骂我了。瘦子不会说出去的，他说话算话，波佩耶说道，别装模作样了，快坐下吧。阿玛莉娅看看圣地亚哥，又看看波佩耶，在床的一角坐了下来，脸色很严肃。圣地亚哥站起来向漆盘走去。他可别大意，可别放多了，波佩耶思量着又看了阿玛莉娅一眼，指了指收音机：你喜欢这些人唱的吗？唱得真棒，对吗？我喜欢，唱得太好了。阿玛莉娅双手放在膝上，笔挺地坐着，半闭着眼睛仿佛要更好地欣赏：这是北方歌手唱的。圣地亚哥继续倒着可口可乐。波佩耶不安地偷偷看着他。阿玛莉娅，你会跳舞吗？跳圆舞曲、波莱罗，还是哇腊恰^③？阿玛莉娅微微一笑，严肃起来，接着又是微微一笑：不，我不会。

①秘鲁作家（1833—1919），著有《秘鲁的传说》等。

②秘鲁著名作曲家。

③加勒比海地区一种民间舞蹈。

她向床沿上滑了滑，交叉起双臂，这动作很不自然，好像身上的衣服太窄小了似的，又好像背上有刺，可是她那映在镶木地板上的影子并未移动。

“我给你送点钱来，用这钱买点什么吧。”圣地亚哥说道。

“给我的？”阿玛莉娅看了钞票一眼，但没去拿，“索伊拉太太付了我全月的工资，少爷。”

“这不是我妈给你的，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这是我送给你的。”

“您把自己的钱送给我，少爷？”她脸红了，迷惑不解地望着瘦子，“这我怎么能接受呢？”

“别傻了，”圣地亚哥非给不可，“拿着，阿玛莉娅。”

圣地亚哥带头举杯一饮而尽。这时收音机正在放“西波涅”^①。波佩耶早已打开了窗子，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，街角的路灯照亮了大街上的树木，喷泉的水面上闪烁着水银般的光芒，泉沿的花砖在闪闪发亮。但愿别出事，瘦子。好吧，我喝，少爷，祝您健康！阿玛莉娅喝了一大口，喘了口气，把杯子从嘴边拿下，还剩半杯，真好喝，凉丝丝的。波佩耶走近床边。

“你要是愿意，我们来教你跳舞。”圣地亚哥说道，“这样，等你有了未婚夫，就可以跟他去参加晚会，而不至于干看着别人跳舞了。”

“没准儿人家早就有未婚夫了。”波佩耶说道，“阿玛莉娅，你坦白，有没有？”

“小雀斑，你瞧她笑的那样子。”圣地亚哥抓起她的一只胳膊，“你肯定有了，你的秘密我们早就发现了，阿玛莉娅。”

“你有了，你有了，”波佩耶一屁股在她身旁坐了下来，抓住她的另一只胳膊，“瞧你笑的，坏妞儿。”

阿玛莉娅笑弯了腰，她摆动着双臂，但是圣地亚哥和波佩耶仍然抓住不放。有什么呀，少爷，我没有未婚夫。阿玛莉娅一边说，一边用肘推搡着，想把二人推开。圣地亚哥抱住了她的腰，波佩耶把手放到了她的膝上。阿玛莉娅使劲用手推开：这可不行，少爷，别碰我。波佩耶又扑了过来：坏妞儿，坏妞儿。没准儿你会跳舞，你骗我们说不会，你坦白。好吧，少爷，我收下了。为了表示不是装腔作势，她拿起了钞票，用手卷了起来，放进了毛衣的口袋：我要您的钱，心里真是过意不去，您现在星期天看电影的钱都没有了。

“你别担心，”波佩耶说道，“他没钱，我们一伙人可以凑钱请他看电影。”

“朋友嘛，理应如此。”阿玛莉娅睁大了眼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噢，快请进，哪怕只坐一会儿呢。请原谅，家里太穷了。”

没等二人拒绝，她就跑进了屋里，二人只得随她走了进去。屋里到处是油渍、烟垢，有几把椅子，几张圣像和两张破床。我们不能坐很久，阿玛莉娅，我们还有约会。她点点头，用裙子擦了擦房间当中的桌子：就坐一会儿。她眼睛里闪现了一丝狡黠的光芒：您们先谈着，我去买点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圣地亚哥和波佩耶互相看了一眼，感到既惊奇又高兴。她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瘦子，她疯了。阿玛莉娅格格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着，满面汗水，满眼泪水，扭捏作态，弄得睡床发出了吱吱的响声。这时，她随着音乐有节奏地拍着手：对，对，我会跳舞，有一次有人带我到甜水俱乐部跳舞，还有一次是在有乐队伴奏的地方跳过。她疯了，波佩耶思忖着站了起来，关上收音机，打开唱机，然后返身坐在床上：现在我想看看你跳舞跳得怎么样，你很高兴，坏妞儿，来，我们俩跳。可是圣地亚哥却抢先站了起来：她本来是要跟我跳的，小雀斑。妈的，因为她是你家的佣人你就不讲道理，波佩耶想着，蒂蒂回来就糟了。他感到双膝发软：妈的，我要回去了。这时阿玛莉娅站了起来，一个人在房间里旋转着，笨拙地撞在家具上，低声唱着，盲目地旋转着，直到圣地亚哥一把搂住了她。波佩耶把头撑在枕头上，一伸手关上了台灯。房间黑了，可是路灯光线却稀稀疏疏地照在两人身上。波佩耶看着他们俩转着圈，听着阿玛莉娅的尖叫，他把手伸进了裤袋。我会跳舞。您看到了吧，少爷？唱片停止了，圣地亚哥在床上坐了下来，阿玛莉娅靠在窗上，背对着他们不停地笑。奇斯帕斯没错，你瞧她那样子。别讲话，妈的。阿玛莉娅边唠叨，边唱歌，还不停地大笑，仿佛喝醉了酒。小雀斑，她连看我们都不看，眼睛都斜了，圣地亚哥有点害怕了，她要是昏过去可怎么办？波佩耶在他耳边说道：别净说傻话，你干脆把她弄到床上去吧。他的声音坚决、急切：我都硬起来了，瘦子。那你呢？圣地亚哥说话的声调带有吝嗷的意味，显得沉重，你也来吧，小雀斑。我们俩一块把她脱光，摸她，跟她干，瘦子。阿玛莉娅半个身子探向花园，缓缓地摇摆着，嘴里嘟嘟囔囔，波佩耶看见她的身影映衬在黑暗的天空之中。他又放了一张唱片，接着又是一张。圣地亚哥欠身站起。雷奥·玛利尼^②的歌声在小提琴的衬托下简直和天鹅绒一样柔润，波佩耶想道。他看见圣地亚哥向阳台走去，两个人影连在一起了。我给你出了主意，你倒把我甩在一边了，你跟我耍心眼，有你好看的，妈的。这时，两人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，乔洛姑娘个子

①歌颂古巴土著民族西波涅的歌曲。

②50年代波多黎哥著名歌唱家。